

布依族踩狱仪式的空间转移及其 社会文化意涵*

——贵州紫云县荣上寨个案研究

张帆 黄镇邦

凶死鬼能否转变为自家祖先是宗教人类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一个重要话题。贵州紫云县荣上寨布依族踩狱仪式通过空间转移,将原本在屋外角落接受招待的凶死鬼转换成可在家中神龛供奉的祖先。与诸多用驱赶方式处理非正常死亡者相比,踩狱仪式对凶死鬼的“招安”在视祖先如家神与视凶死鬼如寇仇的森严壁垒之间打开了一个“通道”。经由这个特殊的“通道”,凶死鬼可以回归自家祖先的位置。踩狱仪式的动机在于纠正社会结构的异常状态,以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此与用驱赶方式处理非正常死亡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关键词:踩狱仪式 空间 转移 布依族 凶死鬼 祖先

作者张帆,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研究员。地址:成都市,邮编 610065。黄镇邦,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地址:贵阳市,邮编 550025。

一、问题的提出

法国学者罗伯特·赫尔兹(Robert Hertz)在考察了近 200 种民族志和相关文献后认为,凶死者的灵魂永远被排除在外,不能再回到家里成为祖先。^① 当今有很多案例支撑了赫尔兹 100 多年前的这个判断。^② 当然,也有一些特例存在。在台湾的一些地方,汉族冥婚的目的在于为未婚而亡的女性寻找丈夫,以使作为孤魂野鬼的女性获得男方家族祖先的身份。^③ 20 世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部边疆宗教与社会结构的民族志研究”(项目编号:16BZJ0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四川大学一流学科“区域历史与边疆学学科群”和创新火花项目库资助。感谢北京大学蔡华教授、兰州大学刘宏涛副教授、匿名评审专家和《民族研究》编辑部提出的修改意见。贵州紫云县克田村陆胜安和荣上寨布摩王正良在笔者田野调查和论文写作期间提供了支持和帮助,贵州民族大学侯叶婷同学为本文绘制了七幅示意图,在此特致谢忱。

① 参见[法]罗伯特·赫尔兹著、吴凤玲译:《死亡与右手》,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68—69 页。

② 参见卢鹏:《哈尼族鬼魂世界的二元划分:基于箐口的个案分析》,《宗教学研究》2012 年第 2 期;罗明军:《送魂之间:丧葬中的“你黑笔”仪式:永仁直苴彝族保保颇起仕学的个案调查》,《宗教学研究》2013 年第 2 期等。

③ 参见黄萍瑛:《台湾民间信仰“孤娘”的奉祀:一个台湾社会史的考察》,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0 年;林富士:《孤魂与鬼雄的世界:北台湾的厉鬼信仰》,台北县立文化中心 1995 年版,第 99—114 页。

纪80—90年代,福建学者在对福建渔村和侨乡的研究中,曾论及在海上遇难的死者或客死国外找不到尸首的死者,经过招魂仪式,可以接回宗祠或自家厅堂,成为祖先。^① 贵州紫云县荣上寨布依族踩狱仪式也是一种较为罕见的特殊案例,经过这种仪式,超度后的凶死鬼从在门外接受招待的野鬼转换为在家中神龛接受祭祀的祖先。

布依族自称布越(pu³¹ʔjai³¹)。^② 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布依族总人口为287万人,^③ 主要分布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踩狱,布依语称tap³³ɲuk³³,tap³³意为踩踏(某物),ɲuk³³意为地狱。踩狱是当地汉语方言中的词汇。踩狱仪式主要流行于贵州省镇宁和紫云两县及望谟县西北部。^④ 大部分布依族地区没有踩狱习俗,只重视正常死亡者的葬礼,且都比较隆重;对于非正常死亡者,仅在年节或祭祖时家人用喊魂的方式请亡魂回家,年深日久这些人就逐渐被淡忘了。在紫云县荣上寨,情况正好相反,正常死亡者的葬礼极其简单,有村民说“就像埋葬猪和狗那样”;为非正常死亡者举行的踩狱仪式却极其隆重。目前,笔者尚未找到布依族丧葬习俗在不同地区反差巨大的原因。

荣上寨举行踩狱仪式的时间一般在汉族农历的正月。正月里田地干燥,方便布置踩狱场。就笔者参加的两次踩狱仪式时间来看,一次在正月末,一次从正月初六开始。踩狱仪式并不经常举行。1938年出生的布摩王革九在少年时见过踩狱仪式。^⑤ 1978年末和1979年初在两个月内连续举办了两次,是特殊历史时期结束后民间信仰的一次复兴。时隔20年之后的2001年也举行过一次。

笔者最早听说踩狱习俗是在2009年,友人告知镇宁县扁担山乡凹子寨在2008年底举行了大规模超度凶死鬼的活动。据寨中老人回忆,上次举行是在1928年。2012年,笔者因工作之故到望谟县西北部的岂饶村征集文物,结识了村长何杰。次年正月,何杰告诉笔者,距离岂饶村10公里的紫云县荣上寨将举行踩狱仪式。笔者闻讯前往,拍摄了仪式全程的视频资料。这是笔者第一次亲历踩狱仪式。2018年正月,为补充调查踩狱仪式的细节,笔者再赴荣上寨,碰巧赶上荣上寨正在筹备一次踩狱仪式。这是笔者第二次亲历踩狱仪式。2018年4月,笔者在第三次田野工作中就相关问题对布摩和仪式参与者进行了补充调查和深度访谈。三次田野工作共计一个月时间。文中未明确注明出处的材料,均来自上述调查。

二、踩狱仪式的对象与缘起

踩狱仪式有其特定对象。荣上寨布依族之所以专门为这些对象举行踩狱仪式,可以从现实生活的困扰和踩狱仪式的专用文书《破狱科仪》得到部分解释。^⑥

(一) 踩狱仪式的对象

踩狱仪式的对象一般是已经结过婚的凶死者。那些未婚的死者没有踩狱的资格,永远都

① 参见陈国强主编:《福建侨乡民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 本文使用的音标符号参见周国炎、王伟编著:《布依语基础教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③ 参见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第38页。

④ 三个地区超度凶死者的仪式名称、举行时间和持续时间各不相同,但目的和内容大同小异。三县总人口约90万人,据粗略估算,踩狱仪式流行区域的人口总数不超过45万人,约占全国布依族人口总数的15.6%。

⑤ 文中出现的人名都是真名。事先已经征得当事人的同意。

⑥ 田野工作期间,笔者在多个布摩的协助下将布依语《破狱科仪》翻译成了汉语,约1万多字。笔者另文介绍其内容。

是野鬼。死亡时未婚的青年男女,如果已经订亲也具备踩狱资格。布依族观念中的凶死鬼分三种:“代迷沙”(ta:i²⁴mi¹¹sam²⁴),直译为“死不干净”,一般指因病死亡者。当地人认为,只要是死在家中的均属正常死亡。客死他乡或在医院去世,则为“代迷沙”。“代哑”(ta:i²⁴ɣja³⁵),直译为“死得不好”,指在意外事故中死亡者。“代迷然当”(ta:i²⁴mi¹¹zan²⁴ɣda:ɣ²⁴),直译为“死不见尸”,指失踪者。据2018年踩狱仪式上布摩所用仪式文书上的记录,44个踩狱当事人死因分布如下:“代迷沙”包括肺结核2人,饿饭1人,浮肿10人,肚皮痛5人,拉肚子2人,中风1人,脑溢血2人,脚痛2人,尿结石1人,血盆2人,灾难2人,疾病6人,共36人,占比81.8%;“代哑”包括落房3人,翻车2人,落石1人,摔倒1人,共7人,占16%;“代迷然当”仅有失踪1人,占比2.2%。这里所说的“肚皮痛”、“脚痛”、“浮肿”等名称均为布摩根据家属表述所录,大都是当地人对死因的一种习惯描述方式,不是医学诊断的结果。其中“血盆”包括女性生产或流产时大出血,“灾难”和“疾病”是家属说不清病因情况下布摩笔下的一种权宜表达。

踩狱仪式最初针对的是死不见尸的失踪者。布依族会首先为那些死不见尸者举行一个简单的“葬礼”,即“抛锄头把”仪式。族中一位长辈扛着一根锄头把,带领死者子女来到树林里。长辈作找东西状,突然把锄头把抛在地上,说:“原来你在这里啊!”暗示找到了失踪者尸体。众子女闻声痛哭,然后在地上挖一个坑,将锄头把当做尸体放到里面,最后盖上一块布。抛锄头把仪式结束后,等全寨凑够人数再踩狱。踩狱仪式的最低人数是36人,如果人数不够36人,也按36人、每人100元的标准把钱数凑够。^①筹备2018年这次踩狱仪式,从有人向布摩提出动议到凑齐人数,用了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

由上可以看出,本来只针对死不见尸者的踩狱仪式,今天已经更多地为因病死亡者和因事故死亡者“服务”了。^②踩狱仪式的对象已经有了新的变化,并非一成不变。

(二)踩狱仪式的缘起

家人为凶死的亲属举行踩狱仪式,主要是为了避免鬼魂打扰或简化祭祀或祈求阴阳两安。

布依族将游魂对亲属生活的干扰称为“挠”(na:u³¹),指让人不得安宁。王小井死于脑溢血,王老么在1951年紫云县解放前夕被抓,后来下落不明。王小苗说:

我家哪样都不顺利。后来请女巫看,才知道是我的弟弟王小井和叔公王老么过来“挠”。我们才做这两个轿子的。

2001年,岑小年的父亲喝酒回来,叫门没人应,准备翻墙进家,结果从墙头坠下摔死了。家人已经为他做过两次踩狱,他还是过来“挠”。2018年,家里人到外面打卦知道他又来作祟,才又为他再做一个轿子。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未经过踩狱的凶死者的游魂,只能在家屋外的角落里享用一块煮熟的猪肉。一些人觉得既要在屋里神龛供祖先,又要在屋外供凶死者,很麻烦,希望早日踩狱以简化祭祀。陆小美生前是克田小学的体育教师,一次因为帮学校贴横幅不慎坠楼身亡。之后不久,其妻在乡村公路上遭遇车祸遇难,夫妻二人去世时都不到40岁。陆小美的父亲也是一位老师,在儿子去世之前就病逝。短短几年,陆小美一家5口只剩下陆母带着年幼的孙子生活,家里冷冷清清。陆母怀念儿子和媳妇,逢年过节都要祭祀他们。之前因为没有踩狱,祭祀很不

^① 笔者在荣上寨见过布依族女布摩为一两个人举行的小型踩狱仪式。这种仪式布置相对简单,没有少女踩狱的环节,称“做地狱”仪式。家属花费也较高,一般是每家120元,再加上两只鸡。

^② 唯一一位失踪者王老么失去音信是1951年的事情。也就是说,70年来几乎没有为新的失踪者举行过踩狱仪式。

方便。陆母说：

每次都要在外面摆东西给他们吃，很麻烦，就想早些踩狱，好在家里摆。

一些严格来讲不符合踩狱条件的家庭，为了祈求阴阳两安也来参加踩狱。寨子里一位70岁的女性因脚痛死于屋内，按当地一般观念属于正常死亡，丧礼也是按正常方式办的，但其子仍不放心，说：

因为母亲是“代哑”，^①所以要给她踩狱，否则不安心。

布摩伍正才2015年因肚子痛去世。他的老伴说：

他是生病在家去世的。但是，为了让他过得好、过得干净，给他一个好的生活，也为他做了轿子，也保佑我们平安。

踩狱仪式的专用文书《破狱科仪》对踩狱的缘起做了形象说明：

从前没有为凶死者赎头的习俗，从前没有为父母赎身的习俗。如果母亲凶死，儿子一起遭难；哥哥凶死，弟弟一起遭难。皇帝坐天下不稳，打仗也不顺利。后来才开始为凶死者赎头，才开始为父母赎身。自那以后，母亲死了，儿子不会死；哥哥死了，弟弟不会死。皇帝的江山才坐得稳，打仗才顺利。

这段经文说明，如果不为凶死者赎身会连累亲属。更严重的是，将影响皇帝坐江山和对外战争，影响政权稳定。经文还提到：

来就今天来，过了今天不来，变成树上鸟，变成枝上鸦，变成他乡的姑娘，变成他乡的人。来就今天来，过了今天不来，你的大田水会浅，有水车的田也会干，美丽妻子也出走，到时你会一场空。

这表明，如果凶死者的游魂不来，将不再是人的灵魂，而是变成动物，同时田地和妻子都将离它而去；游魂如果错过了时机将一直漂泊在外，无法回家。经文又说：

以前还没有造火，像乌鸦一样吃生肉，像水獭一样吃生鱼肉，像猴子一样吃谷子，像老虎一样吃生肉。在大路上蜷曲着睡觉，膝盖（冷得）发抖，肠子（饿得）咕咕叫。后来才造火。

结合《破狱科仪》语境，这段论述布依族远古历史的经文有三层意思：不会用火、吃不到熟食、不会盖房屋的年代没有为凶死者赎身的习俗；会用火、能吃到熟食、会盖房屋的年代有为凶死者赎身的习俗；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不同的习俗相匹配，如今的年代会用火、能吃到熟食、会盖房屋，如果不为凶死者踩狱，就是和当今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匹配。

综合上述三段《破狱科仪》经文可知，为了避免凶死者连累亲属、避免凶死者永远离开亲属和社区、避免与社区改善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匹配，必须举行踩狱仪式将凶死鬼转换为祖先。

三、踩狱仪式空间及其转移

在荣上寨布依族的观念中，凶死者与正常死亡者的死后所处空间有很大差异。正常死亡者在屋内举行葬礼，身体和灵魂从屋内到坟墓。逢年过节家人到死者的坟墓用纸马接亡灵回家供奉在神龛。

而凶死者在屋外举行葬礼，身体和灵魂先从屋外到地狱，再经过赎身来到狱道。之后，家属将象征凶死者身体和灵魂的布人和小动物用轿子迎回家中神龛供奉。对于凶死者，家人不会在年节用纸马接亡灵回家，即使举行踩狱仪式后也一样。

针对凶死者的空间转移路线，踩狱仪式设置了六个仪式空间：店家、王宫、地狱、狱道、轿子和神龛。店家，布依语称“za:n¹¹to¹¹”，直译为“临时主人家”。店家是当地汉语方言中的词汇。

^① 按当地的分类，这种情况属于“代迷沙”。家属说“代哑”是为了增强参加踩狱的合理性。

王宫,布依语称“za:n¹¹wɯŋŋ¹¹”,直译为“王的家”,本文译为“王宫”。地狱,布依语称“ti³³nuk³³”,系汉语借词,《破狱科仪》经文中该词汇。狱道,布依语称“zoŋ³³”,意为“踩踏后的地面”,一般译为“道路”,本文译为“狱道”。轿子,布依语称“ʔdan²⁴tɕeu³³”,系汉语借词。其中ʔdan²⁴是量词“个”,tɕeu³³意为“交叉”。“轿子”是当地汉语方言中的词汇。神龛,布依语称“pau³⁵ja³³”,其中pau³⁵指爷爷,ja³³指奶奶,“pau³⁵ja³³”直译为“爷爷奶奶”,代指祖先。布依语中亦称神龛为“ɕa:n³¹ka:n⁵³”,这个布依语词汇系汉语借词。本文将“pau³⁵ja³³”和“ɕa:n³¹ka:n⁵³”都译为“神龛”。从仪式程序来看,准备工作在店家进行,踩狱仪式的第一个程序赎身在王宫进行,第二个程序叫魂在地狱进行,第三个程序转场在狱道进行,第四个程序接魂在轿子进行,第五个程序安神在神龛进行。通过仪式空间的四次转移,即从店家到王宫、从王宫到地狱和狱道、从地狱到轿子,从轿子到神龛,实现凶死者亡魂性质的转变。

(一)店家:观音降临的空间

踩狱伊始,布摩们选择一户人家作为店家。店家一般是相对富裕的家庭,由主人主动申请。如果这一家是踩狱的当事人,不仅免除其相关费用,布摩还会额外付给酬金。如图1所示,店家的房间中部是一排长桌,供布摩使用。在店家祖宗堂两边各设立一个祭坛,供奉观音菩萨。观音布依语称布代(pu³¹ta:i³⁵),即保佑者。祭坛上贴着文书,请求“千叫千音,万叫万灵”的观世音菩萨“降请来临”。祭坛建成,掌坛布摩手持用桃枝做成的弓,向天空射了三支箭。射箭有三个方面的目的:一是乞求它把人间要踩狱的事告诉天上,二是请它帮忙知会相关的非正常死亡者,三是保佑参与踩狱的布摩和家属平安。

踩狱仪式程序繁多,需多个布摩合作完成。以2018年踩狱仪式为例,荣上寨共有14位布摩参加,布摩们尊掌坛布摩为首领。^①在观音降临的店家,布摩们要遵守禁忌,与上天沟通,还要做大量的仪式准备工作。

第一,遵守禁忌。布摩一旦进入仪式状态即同吃同住,不许与女人同房,不吃玉米、青菜、狗肉和牛肉,只能吃猪肉、鸡肉和豆类。若某布摩中途回家,须有人跟随监督,以防违反禁忌。

第二,念经告天。集体踩狱通常要持续五天,前四天都在店家活动。期间,每日三餐之前和晚间布摩们都要念《破狱科仪》,称为“告天”,意思是知会上天人间要踩狱。念经时,14位布摩人手一份《破狱科仪》抄本,围坐在桌前念诵。餐前的念经一般持续十几分钟,晚上的念经则持续一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笔者有时也和布摩们一起唱诵经文。布摩坚信念经时间越长越能感动上天,踩狱仪式也就越顺利。除了《破狱科仪》,布摩还念诵包含踩狱当事人八字、死因等信息的文书。布摩连续四天每晚都在观音菩萨祭坛前念诵这些文书,每念一次都先以锣声、鼓声和镗声提请观音菩萨注意,乞求观音菩萨将书卷内容转达天上。

第三,制作仪式物品。掌坛布摩、几位大布摩和他们的徒弟经过长期合作,已经建立了有效的分工。擅长书写的人抄写各种仪式文书。44篇(每篇2000余字)的行状,44篇(每篇800余字)的伤情卷,88份(每份250余字)的诉状书,以及264份灵牌都是他们用毛笔小楷一字一字书写而成。诉状书则先是用手写,复印44份后再在留空处手填。擅长手工的人则制作魂幡、竹签、轿子、旗杆等仪式用品,劳动量非常大。每一家5个魂幡,全部加起来就是220个。魂幡用宣纸制成,要经过打孔、上色、粘贴等多道工序。85岁的布摩韦老肖带着徒弟用凿子一

^① 荣上寨的王陆黄韦四大姓轮流在踩狱仪式中担任掌坛布摩。不过,年龄和权威性也是重要因素。2013年和2018年,现已80岁的老布摩王革九便连续两次出任掌坛布摩。

眼一眼地要打几十个孔,孔与孔之间的距离和排列方向都不能弄错。几位中年布摩用红、黄、蓝三种颜色分别给小孔上色,形成星星点点的彩色魂幡。220根竹签也是经过砍竹、剖竹、削竹几道程序一支支制作而成的。轿子的制作更为复杂,几乎相当于一个竹制手工艺品。踩狱仪式之所以要准备4天,与准备工作繁多直接相关。

(二)王宫:始祖降临的空间

布依语中的“王”(wɪŋəŋ¹¹)从发音到含义都是从汉语中借来的。“王”指布依族的始祖安王和祖王,传说安王和祖王是同父异母兄弟。在布依族民间传说中,王宫是一座雄伟的建筑,蓝瓦青墙,有又粗又高的柱子。地狱是安王掌管的监狱,凶死者的身体和灵魂囚禁其中。在正式踩狱前一天的傍晚,布摩们在王宫前念经,祈求安王和祖王降临。

如图2所示,王宫用火神树枝做骨架,用茅草做屋顶和墙壁。王宫高约2米,上下两层,纵向分为左右两部分,中间有茅草墙壁隔开。上面一层每格放着一个油灯,分别供奉安王和祖王。王宫的柱子上贴着红纸黑字的对联:“两手拨开生死路,翻身跳出鬼门关。”两面坡的屋顶上放着一把尖刀和一只公鸡以预防邪祟。王宫旁边设敬供观音的祭坛,主要祭品是一只未经烹煮的猪头。按布依族习俗,敬神用生食,祭祖用熟食。和王宫同时搭建在踩狱场上的,还有一根旗杆,旗杆上垂下的两个长长的条幅上画着28种动物,有猪、鸡、鸭、羊、黄牛、龙、水牛、虎、蚯蚓等,意在告诉安王祖王以及随从而来的天界神官们,有很多祭品献给他们。

王宫建成后,需要请神降临。身穿红袍、头戴冠扎的掌坛布摩双膝跪地,^①手撑一杆五六米高的竹旗杆,目的是让天上的王能看见现场的活动。顶端是二十八星旗,象征二十八星宿,与掌坛布摩冠扎上面的内容相呼应。掌坛布摩手扶旗杆唱道:

我带酒带肉招您过来,我带钱带酒招您过来,挥到您面前,吹拂到您跟前。我带大旗招您过来,我带着大旗去找您来。风吹来,旗在您面前摇,旗在您面前飘。

我带弓箭去找您来。箭落下来,您也下来吧。箭落下来,王也下来吧。

下来喝一口酒,下来喝一口茶。

来到叫东井的田坝,来到种着桑冗树的田坝,田坝都很安逸。

掌坛布摩的弟子们与死者亲属一起跪在掌坛布摩身后。徒弟在王宫前依次念诵写有44位踩狱当事人信息的文书时,掌坛布摩一直呈跪姿,徒弟念完他才起身。请王降临的仪式持续了约2小时。80岁的掌坛布摩这次在王宫前请神时消耗了太多体力,以致于不能参加次日的转场仪式,只能由弟子代劳。

按照布摩要求,死者家属事先提供踩狱当事人的死因和生辰八字。布摩将这些信息写到仪式文书里,是为了向神界传达踩狱当事人信息,以便将他们从地狱中释放。由于间隔时间久,一些家属只能提供死者大概的生卒时间。布摩通过打卦的形式,乞求菩萨帮助,找到死者的生辰八字。最后,还有几个死者的八字仍不清楚。对此,布摩多采取模糊处理的方式。^②

仪式文书共分三种:“行状”、“伤情卷”和“诉状书”。“行状”像一个总牌位,罗列了每一个踩狱当事人的生卒年月日和死伤原因,结尾说“谨具疏文,志心上奉,神威以闻”。“伤情卷”罗列44个人的姓名和死伤原因,如“某某某脚痛死伤”。“诉状书”是以孝子口吻回忆亲情的祭文,表达“亡魂早升天界,永辞黑暗,抵达光明之境”的愿望。所有文书均用黄裱纸书写。布摩

^① 冠扎,布依语为 ma:u³³wɪŋəŋ¹¹,意为“王的帽”。冠扎上有二十八星宿的名称和形象。

^② 笔者在仪式准备期间曾为布摩书写行状长卷,长卷涉及死者的生卒年月日时等内容。因为死者人数众多,某一位布摩曾不耐烦地对笔者说:“就写吉月吉日吉时,生行年几十岁就行了。”“生行年”,即活了多少岁。

念经时将死者的名字及死因融入唱词之中,在名字和死因中间,布摩都要加上“去看旱地未归,去看水田未回”的歌句,然后以“肚子疼了眼昏花,眼昏花了有去无回”结束。如死者阿先的娘家姓韦,夫家姓王,布摩是这样编歌的:

韦氏王门阿先这个嘍嘍,就如韦氏王门阿先。去看旱地未归嘍嘍,她去看旱地未归,去看水田未回。她突然肚子痛。肚子痛来眼昏花,肚子痛来永远死去了。

踩狱仪式第5天是正式踩狱的时间,此时,布摩活动的空间正式从店家转移到了王宫,开始“赎身”。“赎身”,布依语称 $zu^{33}\eta^{24}$, zu^{33} 指用钱或物换回某物, η^{24} 指身体。当日,天还没亮布摩们就来到王宫前空地一起唱经,唱毕,布摩将行状、伤情卷和44份诉状书点燃,焚表告天,掉落的纸灰落在分几排跪在王宫前众亲属身上。之后,布摩烧掉死者们的衣物,寓意死者彻底离开人间。当布摩念完《破狱科仪》第七段经文^①时,掌坛布摩手持一碗水,一口一口喷到众人身上,象征凶死者身体被赎出。赎身成功后家属移动“布人”。如图3所示,布人是亲属们自己用双层布制成的人形布片,约10厘米高5厘米宽。布人的上衣是蓝布,头部和双腿是青布。赎身过程中,布人一直放在铺在轿子上方覆盖的头帕上。掌坛布摩喷水后,各家即把布人放到轿子底部和头帕之间。布摩说:

我喷水的时候,王打开地狱的门,蜘蛛就从大狱里爬出来了。

蜘蛛象征凶死者的灵魂,如何处理灵魂是踩狱仪式下一个程序的工作。

踩狱仪式的第二个程序是叫魂和转场,二者同时进行。赎身成功后,凶死者的身体和灵魂虽然一起离开地狱,但还无法回家。《破狱科仪》中说“叫醒你今天过来”,意味着灵魂处于沉睡状态,必须唤醒它才能带它回家。在赎身之后、叫魂和转场之前,布摩们围坐在一起念经超度。^②布摩首先上告掌管五方地狱的冥官,请求他们“判放亡灵”。然后希望神官天兵引领凶死者的灵魂来到踩狱现场:

慈悲天尊来接引,超度亡灵出狱来。宣召引魂童子、押魄郎军,接引亡灵来临法会。今日有禄皆得度,亡魂回家笑呵呵。

(三)地狱:亲属与家鬼的空间

正式踩狱的当天早晨,当布摩在王宫前念伤情卷和诉状书时,家属们在布置地狱。如图4所示,这是一个约40厘米见方、30厘米深的土坑,代表地狱。在地狱周边的土地上插上5个贴有当事人灵牌的竹签,再插5根带叶的长竹竿,竹竿上挂着写有五方地狱名称的魂幡。^③5根长竹竿根部各拴着一只鸡。竹竿扎稳后,用蓝布沿竹竿外侧围成一个C字型,地狱处于C字型中心。地狱内放一只鸡,地狱的坑口上倒扣一个竹筛。竹筛上撒放的花生瓜子、竹筛旁的土地上放置的一袋米和一袋水果都是由亲属们送来的。地狱内外的6只鸡并非祭品,而是地狱的一部分,专门用来抓来自各个方向的蜘蛛等小动物,象征凶死者的灵魂从地狱重返人间的重重障碍。当地人认为,能够躲过6只鸡的围堵,爬到轿子上去的小动物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真正的凶死者的灵魂。他们为44位逝者挖了44个土坑(地狱)。220个白色的魂幡和青绿的竹叶一起飘动,情境肃穆,蔚为壮观。

超度结束后,叫魂程序开始。叫魂,布依语称 $jeu^{33}x\alpha n^{24}$, jeu^{33} 意为喊、叫, $x\alpha n^{24}$ 指灵魂。

① 布依语版《破狱科仪》第七段经文主要叙述同父异母的布依族始祖安王和祖王兄弟从对立到合作,最终共治天下的历史。整段经文译成汉语约3000字,布摩的念诵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② 超度时布摩使用的是用汉语版《破狱科仪》。

③ 五方地狱分别为:东方风雷地狱,南方火鬻地狱,西方金刚地狱,北方溟冷地狱,中央普掠地狱。

第一,亲属供奉。踩狱仪式以同一个自然村寨的家庭为主体,每家交100元钱,每3户联合请布摩们吃一顿饭。此外,还要交糯米、粳米和酒各2斤。荣上寨临近的克田寨有6户人家也参加了2018年的踩狱,每家交300元,不用交米和酒,也不用请布摩吃饭。交上来的88斤糯米全部做成糍粑当祭品,待祭祀结束后王革九和韦老肖两位老布摩亲手将糍粑分发给接魂少女。

荣上寨的这次踩狱杀了一头两百多斤重的猪,猪头摆在王宫旁的观音菩萨祭台上,祭台下摆满了鸡、鸭、鹅,都是家属敬献诸神的供品。下面一段《破狱科仪》经文表明,人们为了赎回亲人甚至不惜倾家荡产:

今天放我被捆的人出来,今天放我的囚人出来。鸡鸭摆桌上,猪狗摆路上。鸡鸭满桌你也得,猪狗满路你也有。大冠的鸡也有,宽嘴的鸭也有。狗你也得,羊你也得,鹅你不差。带来不少钱,带来所有钱。你就让他下来吧,放他出来吧。给你大马四十匹,银子四十罐来赎。儿女蒙羞^①都来赎,儿女卖镯也要赎。卖鸭子和手镯来找,带狗和猪来赎。鸭和手镯都收好。猪和羊都拿来赎。寨中有猪就添猪,城里有马就添马,没有牲口就添钱。添钱来赎头,添钱为赎命,添钱为赎身。^②

第二,亲属召唤。每一个地狱周围都围着众多家属,大部分人挤在C字型的缺口处,紧紧盯着轿子上的动静。同时,家属们不断地呼唤亡灵,口中念道:

来啊来啊,儿女花钱给你赎身,你就快回来啊!过了今天不回,以后就回不来了。

人们一遍一遍地呼喊死者的名字。与亡者关系不同,称谓也不一样。有的给在远方打工的亲戚打电话,盼望通过他们的呼喊能将死者的灵魂招唤过来。有的暗暗流泪,有的嚎啕大哭,泣不成声。44个地狱边哭泣的人越来越多,到最后场上哭声一片。观者无不动容。

第三,亲友支援。每逢踩狱,荣上寨的人们都要通知各路亲朋。布摩说:

那天就像办酒,只要是亲戚都要过来。近亲送重礼,远亲送轻礼,主家都要记好,他日亲戚家有大事都要去还。

赎身阶段,在王宫前跪拜、叫魂时在轿子前跪拜的人,不少都是亡者亲友。叫魂过程中,亲友们不断往轿子上“添钱”,从十元到几十元不等,有的轿子上的钱已经添到两三百块。亲友们不仅出钱,有的还出人。即将登场的身着盛装的接魂少女,有些就是亲戚家为了支持踩狱特地带过来的。

(四)狱道:少女与野鬼的空间

狱道是踩狱场的一部分。踩狱场位于一块宽阔的大田上,从那里看不见荣上寨子。这是由于踩狱场将成为众鬼云集之地,如果鬼魂们能够望见寨子,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社区不利;也因此,选定的踩狱场在60年内不能重复使用。如图5所示,整个踩狱场形成典型的以王宫为顶点的中轴线格局。地狱与地狱间距约2米,44个地狱相隔4米排成两列,中间形成一条指向王宫的通道。在大田的外围,环绕着五大狱、第二座观音祭台、油锅和28种动物图样旗杆。更外围是神树^③和远方的村寨。在44个地狱和外围设施之间,预留了开阔的空间,形似一条椭圆形跑道,这是接魂少女转场的狱道。狱道将44座地狱围在中间,通道的起点和终点都是王宫。

① “蒙羞”指做体力活、粗活赚钱。

② 在《破狱科仪》经文中,赎身、赎头和赎命三个词汇是同义的。

③ 荣上寨布依族以树为神,把高大的金丝楠木视为神树。当地人认为,砍伐或污染神树会让人发疯。布摩经常在神树下举行仪式。

王宫的建立,44个地狱空间的再现,以及狱道的包围,形构了踩狱场空间。安王和祖王已经降临,得知踩狱消息的游魂也将闻讯而来。这些游魂不仅包括踩狱当事人,也包括其他各种孤魂野鬼。由此,狱道形成了一个神、鬼、人共在的空间。转场就是在这样一个空间中发生的。

此外,踩狱场周围高地还形成了一个围观者组成的公共空间。2018年踩狱仪式当天,家属和亲属有四五百人,连山坡上熙熙攘攘的观众一起,现场超过1000人。踩狱场周围是五颜六色的伞棚,不少人在那里卖零食和小吃。布摩认为,参与踩狱活动的人越多,越能有效地感动亡灵,有利于叫魂成功。踩狱仪式成为一场盛大的公共活动。围观者所在田地和土坡略高于踩狱场,整个场面好像看台上的观众在注视赛场中的比赛。

转场是指布摩们带领接魂少女沿狱道、环绕44个地狱循环行进的过程。转场的目的是辅助家属叫魂。^①转场的主角是接魂少女。每个参加踩狱的家庭都要派两个小姑娘扮演接魂少女,她们多数是小学生或初中生,年龄从七八岁到十三四岁不等。^②少女手上拿着用来招魂的纸钱和点燃的线香,身着布依族传统的女性服饰。服装是自备的,前面的围腰手工精细、绣工考究。一套服装价值700元至1000元不等。每个小姑娘有专人打伞,伞上挂一条毛巾。伞用来防雨或遮阳,毛巾用来擦汗。转场开始前,布摩要给每一位接魂少女喷水驱邪。

转场的队伍从王宫前出发。布摩方队开路。因掌坛布摩体力不支,布摩王文富代替他带领转场。两个年轻布摩一人扛着接魂幡,一人扛着大刀走在最前面。88名少女每两人一排,在亲属的陪伴下随布摩团队行进。几百名男女老少一圈一圈绕着地狱转场。先是逆时针转,当有第一只小动物上轿后改为顺时针转,之后每三圈变化方向,直到所有人家都有小动物上轿转场才结束。带头的布摩们手里拿着经书,十几位布摩在锣鼓声中齐声唱诵,高亢悲壮的唱经声在田野里回荡。随着叫魂家属的呼唤和接魂少女的吸引而来的还有一些孤魂野鬼。布摩必须通过念经劝告这些灵魂回去,以免其危害人间:

在下边不成器,到天上做官;在下边当不成绅士,到天上做官。

布摩一们边走,一边敲锣打鼓。每绕行一圈行至王宫前,布摩们停下来鞠躬致敬。

转场结束的标志是大部分人家叫魂成功。2018年转场进行了1个半小时,叫魂全部成功;2013年持续了整整3个小时,不得不结束时,仍有3户人家没有叫魂成功。布摩认为,这是因为家属报上来的八字不准。

凶死者的灵魂全部上轿后,转场宣告结束。之后是转油锅和跨狗肠仪式。三根粗木架起铁锅,锅内先放木柴,再放桐油点燃,然后小姑娘轮流转油锅,放入烧纸,反复转两三次。在油锅旁杀狗,牵出狗肠拉直放在地上,44个小姑娘和陪同他们转场的人依次跨过狗肠,表示人鬼分离。转场的时候,鬼就跟人在一起的。布摩说:

鬼害怕桐油和狗血,这样就不会跟人回家了。

除了接魂少女及其陪同者,布摩与在地狱边叫魂的亲属不需要跨过狗肠。

(五)轿子:接魂回家的空间

赎身时,每一位家属面前放着轿子,待赎身成功就把放有布人的轿子抬到地狱。如图6所示,轿子由竹子扎成,两根一米多长的竹竿,中间用竹篾连接,像一个小型担架。轿子上方两根

^① 转场,布依语称 tap³³ nuk³³,其国际音标和踩狱相同。踩狱仪式正是因转场而得名。为了与仪式名称相区分,文中采用了当地人使用的汉语词汇“转场”。

^② 2018年踩狱的时间是工作日,当地学校特意准假让接魂少女们参加仪式。

竹片交叉着搭起了一个船篷似的空间。蓝色头帕一半铺在轿子上,另一半将轿顶罩住。在竹篾和头帕之间放着布人。轿底的头帕上放灵牌,^①灵牌上放钞票,上面用碗压住,碗内盛染成粉红色的糯米饭和切开两半的红皮熟鸡蛋,红色是辟邪的颜色。

当看见有蚂蚱、蝴蝶、蜘蛛、蚂蚁或蚰蜒爬上轿子,说明凶死者的灵魂来了。在现场,笔者并未发现布摩提前准备了这些小动物。《破狱科仪》经文中说:

变成蚂蚱盘旋,变成蝴蝶来回飞,变成蜘蛛站上头,来吃祭台上的饭,来吃轿子上的饭,来吃整个儿鸡蛋,来领王宫前的银钱。

看见小动物上轿,亲属们转悲为喜,迅速用原来遮盖轿子的头帕将小动物包好放在轿子上。布摩很快来到,为地狱的竹子喷水,并念道:

鄯都明央央,金游浪滔滔。四分盆地狱,打破鬼门关。

然后,他把挂着魂幡的五根竹子拦腰斩断,并用香头在诉状书上烧一个洞,表示这家已踩狱成功。灵魂上轿后,亲属们一边念着逝者名字,一边抬着轿子回家。此时,布人和小动物都在轿子上,一起被抬回当事者家中。

(六)神龛:祖先回归的空间

亲属抬着轿子回到家后,先不进门,在家门外等待布摩到来。布摩来到踩狱成功的人家,将一张灵符贴在门上,符上写“送魂归屋,门上沸贴”,意在向街坊邻居宣布,这一家举办过踩狱仪式。布摩说,

让别人知道这一家刚刚接过大人,像过春节贴对联一样。

之后,布摩将逝者的灵牌连同主人家准备的一个土碗埋在大门正前方。符在下面,碗倒扣在上边,然后盖土埋好,表示凶死者已经回到生他养他的故土。家属在神龛前面焚烧布人,将灰烬用纸钱包好,用杯子倒扣在神龛上;从地狱用轿子抬回家的小动物也用头帕包着放在神龛上,表示凶死者的身体和灵魂都已回到家中。装有布人灰烬的纸包在汉族农历正月十五或正月三十祭祖时打开,之后任其消散;上轿的小动物须在神龛上放置三天,三天后可以打开布包任由小动物走掉。踩狱仪式后,择日举行安神仪式,请新转换身份而来的祖先保佑家中平安。

荣上寨的很多人家里不止一个神龛。如图7所示,如果家中有比死者的年龄长或辈分高的人健在,就要另设一个比祖宗堂略低20厘米的小神龛。大小神龛是分开祭祀的。直到时光流逝,代际更替,小神龛上的逝者不论是年龄还是辈分都高于在世者,才撤开小祭台,统一在大祭台祭祀。小神龛上只有一块五花肉;大神龛上除了香炉和烛台,还有一只煮熟的公鸡,并挂有一个剔净风干的猪下颌骨,表示以年猪供奉祖先。

在特殊情况下,有的亡魂将一直留在小神龛上。在2018年的踩狱仪式上,死时仅8岁的陆小块也在踩狱名单上。2013年陆小块在山上放牛时被落石砸死,家人把他埋在水沟边。2018年,因为坟墓被上涨的河水冲走,其鬼魂经常来“挠”,所以家人来踩狱。陆小块年龄太小,属夭折,永远无法成为祖先,踩狱后其牌位只能放在小神龛上。

四、分析与讨论

(一)踩狱仪式空间的性质

从性质来看,踩狱仪式空间可分为以下三类:

^① 灵牌从上到下书写,中间写着“某某真魂正魄灵位”。两侧写有生卒年的八字和“超生从此日,脱苦在今朝”字样。

1. 神圣空间。神圣空间不仅“规范了进入者的行动方式”，^①还在人与神之间建立了沟通的渠道。^② 踩狱仪式中的神圣空间包括店家和王宫。店家是观音降临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布摩的行为和饮食不得违反禁忌。王宫的设置把安王和祖先从观念存在转换成了可见可感的现实存在，人们为赎身所做的一切活动已经不是在日常环境中，而是在二王降临的神圣空间中进行的。人与始祖之间的联系在空间中直观展现，仪式的意义被注入空间之中。

布摩在店家建立观音菩萨祭坛后向天空射箭，以及在王宫前跪拜念经、请神降临、祈求安王释放被囚禁的凶死者，都体现了踩狱仪式中的神圣空间所具有的人神沟通的性质。此外，掌坛布摩在王宫前跪拜念经时撑持的长旗杆也是沟通的工具，类似阿奇帕人的“神圣木杆”和考其多印第安人的铜柱，能沟通宇宙三界，打开通往诸神世界的道路。^③

2. 交融空间。交融空间的特点是异质性存在的共处和日常身份的改变。踩狱仪式中的交融空间有二：地狱是亲属与家鬼的交融空间，狱道是接魂少女和众鬼的交融空间。^④

地面下的土坑与地面上的竹竿等模拟了地狱的形象。地狱中放着一只鸡，地狱上盖着竹筛，意味只有冲破层层阻碍、成功上轿的小动物，才是凶死者真正灵魂的象征。地狱、竹筛和轿子的空间关系再现了这一历程，将凶死者灵魂的回家之路变得更加直观。在地狱周围，仪式现场的家属和通过电话仅有声音来到现场的家属与自家的鬼交融在一起。地狱内外的6只鸡为他们拦阻了无关的鬼前来侵扰。换言之，他们只和家鬼沟通，虽然人鬼殊途，属于异质性存在，但亲属与家鬼的交融空间仍然是安全的，叫魂成功后家属无须跨过狗肠也说明了这一点。

在宗教的意义上，接魂少女是美好生活的象征，是一种“公共祭品”，转场是在用美好生活感召凶死者的亡魂。掌坛布摩说：

任何一个人看见可爱的小姑娘都会跟着回来的。

转场体现出的这种男性视角与《破狱科仪》经文的口吻相一致。《破狱科仪》中说：

来就今天来，过了今天不来，你的大田水会浅，有水车的田也会干，美丽妻子也出走，到时你会一场空。

其中“美丽的妻子”这一表述默认了所有凶死者均为男性。接魂少女或是凶死者的直系后代，或是凶死者亲属的后代。不过，少女们与亡魂的亲属关系在转场时已经被暂时抹掉了。这种亲属关系的暂时消失也体现了交融空间的特点。转场时，她们扮演的是吸引亡灵的妙龄少女，与其亲属的亡魂不再有任何亲属关系。少女们与所有凶死鬼的灵魂都互为外人、互为陌生人，这种人鬼交融具有潜在的危险性。正因如此，布摩才在转场前专门为少女们喷水驱邪，在转场时替她们驱赶与踩狱无关的那些孤魂野鬼，以防她们受到交融空间中那些异质性存在的伤害；转场结束时，少女们需要转油锅、跨狗肠，与一众野鬼分离，防止危险的鬼魂尾随带回家；也与交融空间分离，重回世俗空间。狗肠是踩狱仪式中交融空间和世俗空间的分界线。

3. 世俗空间。世俗空间是没有神鬼只有人的空间。踩狱仪式中的世俗空间包括轿子和神

① 参见黄应贵：《空间、力与社会》，《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② 伊利亚德在分析教堂空间时说：“教堂与其周围所处的环境是分属于一个完全不同性质的空间：在教堂的土地上，已经超越了世俗的一切。在这个神圣的围垣之内，与诸神的沟通就变成了可能。教堂构成了通向天国的通道，并确保了与诸神世界的联系。”参见[罗马尼亚]米尔恰·伊利亚德著、王建光译：《神圣与世俗》，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③ 参见[罗马尼亚]米尔恰·伊利亚德著、王建光译：《神圣与世俗》，第9—11页。

④ 张珣认为前人对仪式空间神圣和世俗的二元区分过于简略，无法涵盖全部仪式空间。为此，笔者参考特纳的交融(communitas)概念，提出“交融空间”这一探索性分类。参见张珣著：《大甲妈祖进香仪式空间的阶层性》，黄应贵主编：《空间、力与社会》，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1995年版，第351—390页；[英]维克多·特纳著，黄剑波、柳博赞译：《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6—97页。

龕。在布依族的日常生活中有三种轿子。第一种是迎亲的花轿,只用来在婚礼上接新娘;第二种轿子是有顶棚的滑竿,两根竹竿抬着一个椅子,一般用来送病人到医院。第三种就是图6那样的轿子,专门用在踩狱仪式中。从形制上看,踩狱仪式中的轿子更接近滑竿。但从文化含义看,踩狱仪式中的轿子与迎亲的花轿更接近,前者不仅移植了后者“隆重的交通工具”的含义,而且暗示凶死者像新娘一样正在经历身份转换。

踩狱仪式中的轿子简单但不简陋,用布依族女性包头的帕子来铺垫轿底、遮盖轿顶即为明证。踩狱仪式中的轿子是一个过渡空间,先后出现在三类空间中,是仪式空间转移的联络工具。家属把轿子从王宫前转移到地狱前、从地狱前转移到家门前时,必须像迎亲的轿夫一样,谨小慎微,不允许出任何差错。轿子是踩狱仪式最终成果的载体,直到它承载着凶死者的身体和灵魂回到家、放到神龕才完成使命。

神龕是荣上寨布依族家庭日常的祭祀空间。即使同为祖先,很多年轻时去世的凶死者,当他们的亡魂经过踩狱回归神龕时,只能暂时停留在小神龕上。由于有位置高低和祭品多寡的差别,小神龕和大神龕呈现出祭祀空间的等级性。

由上述分析可知,踩狱仪式中的四次空间转移先后穿越了三种不同性质的空间:第一次空间转移是在神圣空间内部发生的,第二次空间转移从神圣空间转移到了交融空间,第三次空间转移从交融空间转移到了世俗空间,第四次空间转移发生在世俗空间内部。

(二)踩狱仪式空间转移的社会文化意涵

踩狱仪式将凶死者亡魂性质改变的问题与空间转移问题相联系,店家、王宫、地狱、狱道、轿子和神龕形成一组时空连续体。通过空间转移的方式,最终完成了凶死鬼的身份转换。

第一次空间转移是从店家到王宫。转移的主导者是布摩,沟通对象从观音菩萨变为始祖安王和祖王。当唱诵仪式文书和《破狱科仪》第七段的声音在王宫前响起,布摩宣告仪式程序从筹备阶段进入赎身阶段,踩狱仪式正式开始。此次空间转移后亡魂性质仍是囚禁之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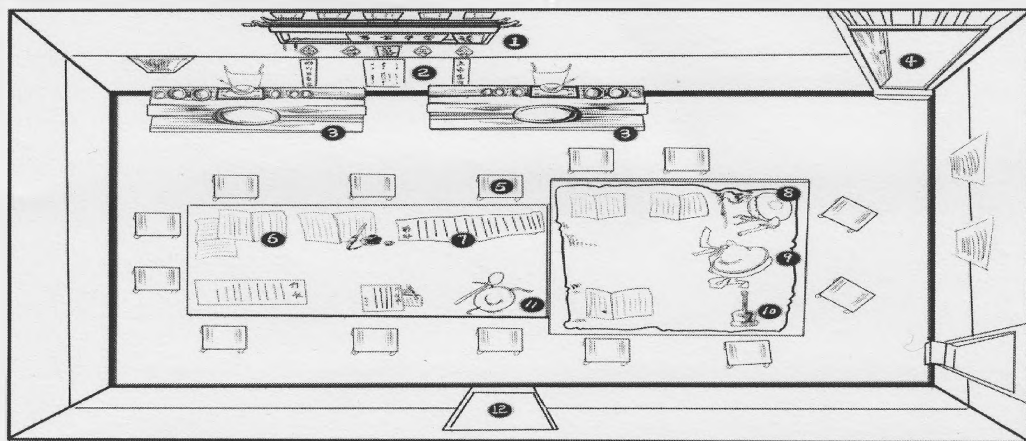
第二次空间转移是从王宫到地狱和狱道,二者同时发生。转移的主导者是接魂少女和亲属。经文念诵结束,布摩通过喷水示意赎身成功。之后,布摩在超度结束后宣告叫魂和转场开始。之后,布摩来到狱道辅助接魂少女转场;亲属则带着摆脱了囚禁的布人来到地狱旁,等待叫魂和转场成功后将凶死者的身体与灵魂汇合。此次空间转移后,亡魂性质从囚禁之鬼变为超生之鬼。

第三次空间转移是从地狱到轿子。转移的主导者是亲属。小动物爬上轿子后,和布人共处一地,意味着身体和灵魂汇聚一处。布摩砍断地狱上方的竹竿,宣告叫魂和转场成功。凶死鬼结束漂泊生涯,回归家庭。此次空间转移后,亡魂性质是身处过渡空间、正在经历身份转换的祖先。

第四次空间转移是从轿子到神龕。转移的主导者是亲属。布摩将灵符贴在当事者家门上,宣告踩狱仪式至此完成。通过接魂和安神两道程序,凶死鬼的身体和灵魂摆脱了边缘地位,回归家中神龕。原本只能在屋外角落接受招待的凶死鬼,转换成了可在家中神龕接受供奉的祖先。此次空间转移后亡魂性质转变为祖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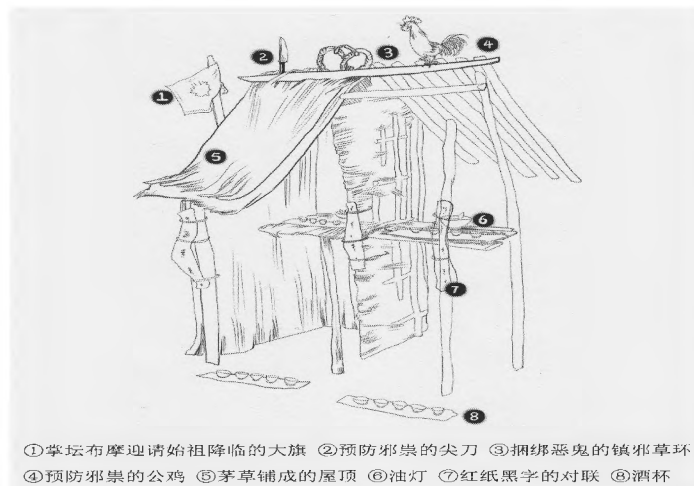
赫尔兹曾对正常葬礼做出如下判断:“如同社会不相信死亡的必然一样,它也不相信死亡是不可挽回的。因为它相信,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允许作为它的组成部分并有着它的印记的个人永远地消失。生命必须是永恒的:死者将挣脱死亡的魔掌,以一种新的形式或其他形式回归到人类群体的平和状态。这种使死者获得解脱和重新整合到社会中来的行为,构成了我们

在后进社会中可以见到的一项最庄严的集体活动……与死亡紧密联系的都是复活，与排斥紧随的都是整合。”^①同时，赫尔兹还指出，此一判断只适用于正常死亡者，凶死者是一个例外情况。^② 荣上寨布依族踩狱仪式说明，凶死鬼也参与了“复活与整合”。踩狱仪式在视祖先如家神和视野鬼如寇仇的森严壁垒之间打开了一个“通道”，经由这个“通道”凶死鬼可以回归自家祖先的位置，让社会结构中不再有异常状态的人。踩狱仪式的动机在于纠正社会结构的异常状态，以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此与用驱赶方式处理非正常死亡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踩狱仪式体现出的这种理念，与赫尔兹关于正常死亡者生命永恒的观念事实上也是遥相呼应的。



①神龛 ②土地牌位 ③观音菩萨祭坛 ④通往二楼的门 ⑤布摩坐的板凳
⑥《破狱科仪》经书 ⑦仪式文书 ⑧鼓 ⑨镲 ⑩摇铃 ⑪铜锣 ⑫屋门

图1 店家



①掌坛布摩迎请始祖降临的大旗 ②预防邪祟的尖刀 ③捆绑恶鬼的镇邪草环
④预防邪祟的公鸡 ⑤茅草铺成的屋顶 ⑥油灯 ⑦红纸黑字的对联 ⑧酒杯

图2 王宫^③

① [法]罗伯特·赫尔兹著、吴凤玲译：《死亡与右手》，第62—63页。
② 参见[法]罗伯特·赫尔兹著、吴凤玲译：《死亡与右手》，第68页。
③ 本图绘制参考了李乾朗：《穿墙透壁：剖视中国经典古建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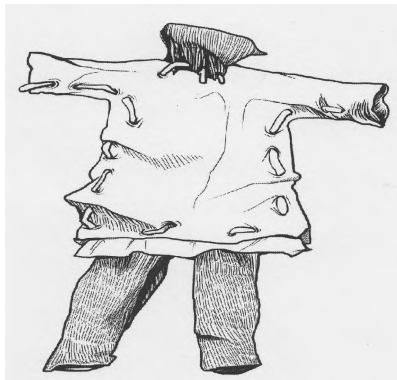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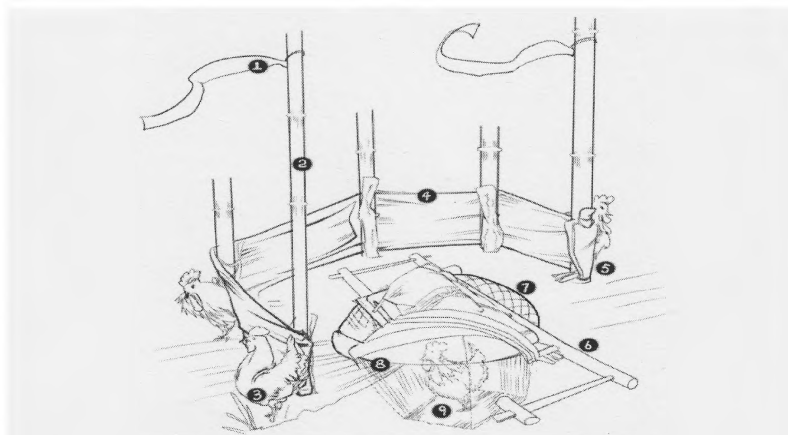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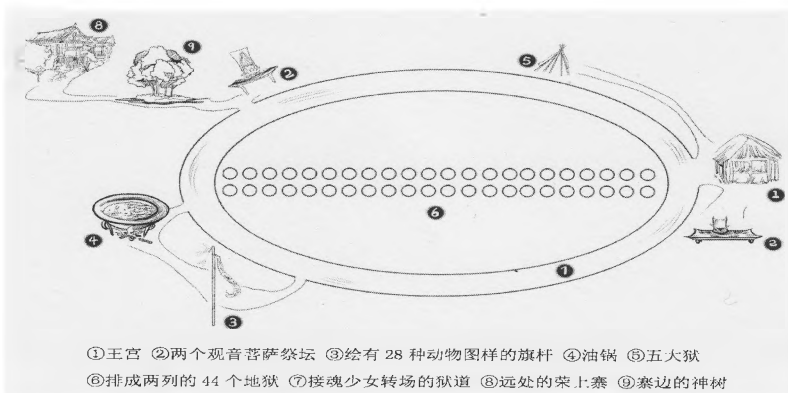


图3 象征凶死者身体的布人



①写有五方地狱名称的魂幡 ②4米高的带叶竹竿 ③地面上的5只鸡 ④C形蓝布围挡
⑤贴有当事人灵牌的竹签 ⑥轿子 ⑦倒扣的竹筛 ⑧地狱坑口 ⑨地狱和里面的一只鸡

图4 地狱^①



①王宫 ②两个观音菩萨祭坛 ③绘有28种动物图样的旗杆 ④油锅 ⑤五大狱
⑥排成两列的44个地狱 ⑦接魂少女转场的狱道 ⑧远处的荣上寨 ⑨寨边的神树

图5 踩狱场

① 本图绘制参考了李乾朗:《穿墙透壁:剖视中国经典古建筑》,第5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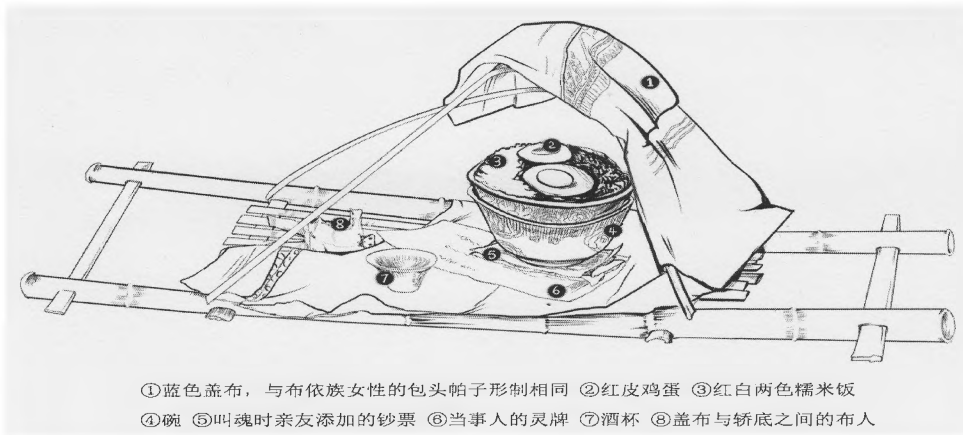


图6 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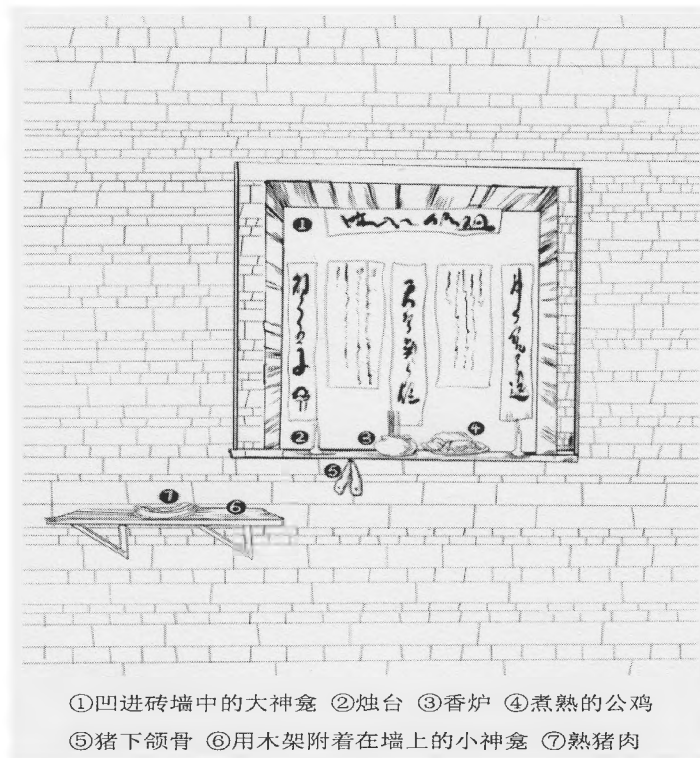


图7 神龛

〔责任编辑 刘海涛〕

the end of the 16th century to the 19th century, tobacco was introduced as a new resource of medicines into the local healing system for the first time. Subsequently, as a cash crop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society, it penetrated every area of the local society life. With the form of cigarette, tobacco had intruded into the local consumption marke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o 1940s. The arrival of cigarette had produced a dividing line between the “tu” tobacco and the “yang” tobacco. Based on the resistance to the foreign cigarette and on the dissemin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u” tobacco, the local market attempted to cultivate flue-cured tobacco, produce cigarette, and gradually achieved the modern tobacco industry.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localization of tobacco in Yunnan is helpful for rereading the contrasting dimensions of “tu” and “yang” which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Keywords: tobacco; Yunnan; localization; “tu” (indigenous); “yang” (exogenous).

Space Transfer in the Bouyei People’s Ritual of Stepping around the Hell and Its Soci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Village Rongshang 荣上寨 in Ziyun County 紫云县, Guizhou

..... **Zhang Fan and Huang Zhenbang (57)**

Abstract: It is a continuous and important theme in religious anthropology whether unusually dead ghost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its own family’s ancestor. At Rongshang Village, Ziyun County, Guizhou, an unusually dead ghost who was originally fed at the corners outside the house is transformed into ancestor who could be worshipped at the shrine inside the house by transferring the spaces in the Bouyei ritual of stepping around the hell. Compared with eviction ways of dealing with abnormal death in other ethnic groups, the Bouyei ritual conciliates unusually dead ghosts and develops an "aisle" through the strong barrier which serves ancestor as god and treats unusually dead ghost as enemy. Furthermore, an unusually dead ghost acquires ancestral identity by making use of this "aisle". The ritual motivation is to rectify abnormal social structure and restore harmony social order. In this respect, the Bouyei ritual of stepping around the hell is intrin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ways of eviction to deal with abnormal death.

Keywords: ritual to step around hell; space; transfer; Bouyei people; unusually dead ghost; ancestor.

The Name of the King of Chu 楚 Liu Yutang and Zeng Lang (72)

Abstract: Through the reading and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past dynasties, it is found that all the early kings of the Chu people were called as one name, recorded as Yuzi 鬻子 (Mizi 鬻子) or Yuxiong 鬻熊, which belonged to the king’s kinship. Xueyan 穴翬, who was recorded in the *ChuJu* 楚居 in the Qinghuajian 清华简, was the descendant of Jilian 季连 who lived in Zhongguo 中国 (literary, Middle Kindom) in *Shiji* 史记. But in the *ChuJu*, his name was mixed with Xuexiong (Yuxiong) in the period of Yu 虞 and Xia 夏 and Yuxiong (Xuexiong) in the Shang dynasty because the author did not know the tradition of the Chu’s early kings’ adoption of their ancestors’ name and shared name between lords and vassals. The king family’s surname of the Chu was Mi 鬻. And the sound of 鬻 in the ancient time from the sound of Mi 米, was the same to 鬻. Therefore, Jilian could be called as Jimi 季鬻 (鬻). The king family’s shi 氏 of the Chu, Yan (Xiong) 翬 (熊), was linked to their ancestors who had been good at using bows, arrows and playing Qin 琴 music.